

类型学视野下布依语连动结构的句法特征*

朱德康

[提要] 布依语连动结构可分为对称型和不对称型两类。通过考察分析,发现布依语连动结构的句法特征主要表现于单句性、语法范畴和论元3个方面。其中,单句性受限明显;语法范畴以对时范畴语义的单一性限制最为显著,而对体范畴和极性赋值的限制就开放得多;论元方面,主语论元共享是常态且具有强制性,宾语论元共享不具有强制性。

[关键词] 布依语 连动结构 句法特征 类型学特征

连动结构作为一种重要的句法类型主要存在于形态不发达、句法标记不丰富的语言,并因句法上的特殊要求迥异于主谓、动宾、修饰、并列等具有普遍性的句法结构,具有较强的扩散活力。长期以来,连动结构一直是热点,国外的研究主要以生成语法理论、语言类型学及语法化理论为背景,根据连动结构内部连用动词之间所表达的语义类型进行分类研究;受国外理论影响,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连动结构的理论研究方面不断提升,开始从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连动结构进行语义方面的阐释(周国炎、朱德康 2015)。单就连动结构而言,以单一语言为基础的研究不在少数,但由于缺乏同质的比较,包括界定和分类标准等在内的很多基础性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布依语属汉藏语系侗台语族壮傣语支,是一种分析性较强的SVO型语言,同时也是侗台语族中使用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语言之一。强分析性的语言类型特点使得布依语存在大量的连动结构,而在日常口语交际中,动词连用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据已有文献显示,有关布依语连动结构的专题研究成果不多,对其定义和分类标准等基础问题尚未界定,句法表现特征也未见系统考察。鉴于此,本文在布依语黔南土语(第一土语)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以语言类型学关于连动结构的判定标准为基础,结合布依语的具体特征,对其连动结构的句法特征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

一 连动结构的界定

语言类型学是通过比较不同语言相同和相异的特点,从复杂的语言现象中归纳出有限的类型,以寻找人类语言的共性,深化对语言本质、语言特点认识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整体上看,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弥补了单一语言研究的不足,为观察人类语言的本质提供了单一语言

* 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央民族大学2022年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新时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能力建设研究(2022QNPY104)”的资助。曾在“《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贵阳 2021.07.17-18)上宣读,得到与会专家指正,审稿专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研究所不能提供的视角，也为单一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在语言内部所达不到的视角。

国外不少语言类型学家从跨语言的角度对连动结构的定义作了很多尝试性的归纳和总结。Durie (1997) 以跨语言研究为基础，指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是否可以表达一个可识别的“单一事件”是各语言中连动结构的唯一共同特征；Comrie (1995) 认为，连用的几个动词可以被其他成分隔开，这些动词只有一个具有时一体一式值，或是几个动词共享一个相同的时一体一式值；Bisang (2009) 通过位移事件分析得出“宏事件特征”标准，用以判定一个语法成分是否表达一个单一事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是否表达“单一事件”是判定连动结构的唯一重要标准。目前学界普遍接受和引用的是 Aikhenvald (2006) 的定义，即①连动结构是指，连续的几个动词一起担当一个单一的谓语，其间没有任何明显的表示并列、从属或者任何其他句法依附关系的标记；②连动结构描述的是概念化的一个单一事件；③连动结构为单一子句性质的句法结构；④其音韵特征和单个动词的子句的韵律特征一样，而且只共有一个时态、体貌和终极及物性；连动结构也可以共享核心和其他论元；⑤连动结构中的每一个组成成分必须能够单独使用，即独立充当谓语；⑥连动结构中，各个动词可以有相同或不同的及物性。Haspelmath (2016) 认为以往对连动结构的定义过于宽泛，提出将连动结构看作一个比较概念，并给出了具体定义：连动结构是多个独立动词组成的、动词之间没有连接成分和谓语—论元关系的单句结构。

布依语是强分析性语言，其 SVO 型语言的类型特征相较于汉语更为典型，存在着丰富的连动结构。周国炎、朱德康 (2015) 以布依语第一土语为研究对象，指出布依语的连动结构多为两个动词的连用，在结构类型上大致可分为 V1+NP+V2 式、V1+V2+NP 式、V1“是”+NP1+V2+补语（或 NP2+补语）式、V1“有”+NP1+V2+NP2 式、V1+V2“给”+NP1+NP2 式、带趋向动词“来”“去”的连动式等 6 种；语义上表方式、目的、结果、补充、解释、原因、前提、假设等多种关系；但对连动结构的句法特点未作进一步论述。对连动结构的定义，无论是 Aikhenvald (2006) 还是 Haspelmath (2016)，都一致认同典型的连动结构，是同一施事者发出的两个动作，两个连用的动词之间不出现连接词，都可以独立使用（胡素华、李雪巧 2020）；而在非典型连动结构的界定问题上，与 Aikhenvald (2006) 的定义不同，Haspelmath (2016) 排除了体助词、时间助词、语义角色标记动词、情态助动词与动词连用的情况。为了更好地考察布依语连动结构在句法上的特征，本文以 Aikhenvald (2006) 对连动结构的界定为基础，将布依语的典型连动结构对应于其提出的对称性连动结构 (symmetrical SVC)，即其中的动词由开放层级的动词构成，两个动词是平等的，具有时序性，动词的顺序表示事件的时间顺序，后一个动作是前一个动作的目的或结果。例如：

- (1) te¹xai⁴wuun²?io⁵le²pai⁰. 他打完人跑了。
他 打 人 完 跑 了

而对于那些非典型连动结构，本文将对应于非对称性连动结构 (asymmetrical SVC)，即结构内连用的两个动词中有一个来源于相对开放或是不受限制的类，而另一个在语义或语法上受到较大限制，属于相对封闭的一类。如独立性差的趋向动词与实义动词连用的情况：

- (2) po²te¹su⁵³tɕia²⁴ma¹pe³¹tɕin³³cun². 他们暑假来北京游玩。
他们 暑假 来 北京 游玩

二 连动结构的单句性

布依语连动结构在句型上,统一表现为单句,即有且只有一个核心谓语和一个核心论元。例如:

(3) te¹?um⁴ta:p⁸su¹?deu¹xau³pai¹?dau¹zan². 他抱着一摞书进了门。

他 抱 摞 书 一 进 去 里 边 屋

(4) muŋ²nam²noi⁶nan⁶ma¹la³kum¹ca:n³ca²?deu¹. 你快坐下来喝茶。

你 快 些 坐 来 下 吃 杯 茶 一

按照层次二分法不难析出,例(3)的主语是te¹“他”,谓语是?um⁴ta:p⁸su¹?deu¹xau³pai¹“抱着一摞书进去”,宾语是?dau¹zan²“里屋”。很明显,整个句子中只有一个核心谓语,虽然?um⁴“抱”和xau³“进”都是可以单独充当谓语的实义动词,但句中?um⁴“抱”只能连同其附带的“数量名”成分ta:p⁸su¹?deu¹“一摞书”和xau³“进”作为一个整体在句法上只占据一个核心谓语的成分,用以说明核心论元te¹“他”在“干什么”,一旦将其分割成两个谓语,“抱着书”和“进门”这两件事“他”就只能择一而做,此时也就无法准确回答“他在干什么”这一问题;例(4)中nan⁶ma¹la³kum¹“坐下来喝”同样是作为一个整体作句子的核心谓语,具体说明核心论元muŋ²“你”在“干什么”这一事实。

此外,例(3)(4)中的各连用动词并没有带任何表示句法依附性的标记,亦或是任何含带时态、体貌等语法范畴的词语,且各连用动词在线性排列上的先后就能够使得它们在句法和语义上符合语感,这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单句性是布依语连动结构的句法特征之一。

一旦句中出现双重谓语甚至多重谓语,就会导致语义和句法上的改变,整个结构也就摆脱了原有的连动构式。试比较:

(3') te¹?um⁴ta:p⁸su¹?deu¹, (te¹)xau³pai¹?dau¹zan². 他抱着一摞书,(他)进门了。

他 抱 摞 书 一 (他) 进 去 里 边 屋

例(3')中?um⁴“抱”和xau³“进”分别充当前后两个小句的谓语,是典型的复谓结构。此时,除了谓语的数量不同以外,二者至少还有3点区别:①例(3)中?um⁴“抱”和xau³“进”是两个连续的动作行为,而例(3')中?um⁴“抱”和xau³“进”中间的联系相对松散,?um⁴“抱”的动作发生之后,逻辑上可以插入其他动作行为,之后再发生xau³“进”这个动作;②例(3)是单一小句,句中不存在任何语音语调上的停顿,而例(3')已经扩展成为复句,两个小句之间有明显的停顿;③例(3')中的第二小句在语义和句法上存在空位,即省略了主语te¹“他”,而例(3)的语义和句法都很完整。由此,可以看出,例(3')已经不再属于连动结构了。

三 连动结构的时、体和极性赋值

Aikhenvald(2006)总结的关于连动结构的另一个主要句法特征就是结构内部的几个动词必须统一享有相同的语法范畴,或时、或体貌、或极性赋值(要么肯定、要么否定)。布依语是典型的分析性语言,缺乏形态标记,难以对其连动结构的各个动词成分进行语法范畴共享与否的考量。但若结合布依语的语法特征,将语法范畴的范围扩大,则可略窥一二。

(一) 时范畴语义

布依语没有时范畴，但可以用时间词表达时范畴的语义。因此，我们把时范畴扩大到时间词语（名词、副词等）表达的时范畴语义，并带入连动结构进行考察，就可发现布依语连动结构在时范畴语义上是共享的。例如：

(5) a. te¹ŋɔn²liən²ʔju⁵tshe³³tsan²⁴kuət⁸tɕep⁷pai²ea³wei⁵tɕi⁵.

他 昨天 在 车站 举 块 牌 等 朋友
他昨天在车站举着牌子等朋友。

b. te¹pai²pan⁶ʔju⁵tshe³³tsan²⁴kuət⁸tɕep⁷pai²ea³wei⁵tɕi⁵.

他 刚才 在 车站 举 块 牌 等 朋友
他刚才在车站举着牌子等朋友。

c. te¹xa²ʔju⁵tshe³³tsan²⁴kuət⁸tɕep⁷pai²ea³wei⁵tɕi⁵.

他 将 在 车站 举 块 牌 等 朋友
他将在车站举着牌子等朋友。

(6) a. *te¹ŋɔn²liən²ʔju⁵tshe³³tsan²⁴kuət⁸tɕep⁷pai²ŋɔn²ni⁴ea³wei⁵tɕi⁵.

他 昨天 在 车站 举 块 牌 今天 等 朋友
*他昨天在车站举着牌子今天等朋友。

b. *te¹pai²pan⁶ʔju⁵tshe³³tsan²⁴kuət⁸tɕep⁷pai²xa²ea³wei⁵tɕi⁵.

他 刚才 在 车站 举 块 牌 将 等 朋友
*他刚才在车站举着牌子将等朋友。

c. *te¹xa²ʔju⁵tshe³³tsan²⁴kuət⁸tɕep⁷pai²pai²pan⁶ea³wei⁵tɕi⁵.

他 将 在 车站 举 块 牌 刚才 等 朋友
*他将在车站举着牌子刚才在等朋友。

例句(5a) - (5c)分别用时间名词或副词表示全句的宏事件发生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每句各有一个时间状语用以在时间域上管辖各句内的两个动词成分，作为连动结构在句法和语义上均合法；与之相对应的(6a) - (6c)每句各用两个表示不同时间范畴的时间词分别管辖各句内的两个动词成分，虽然在句法上并没有悖逆，但语义上却完全不能被接受。由此可见，布依语连动结构所表示的事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微事件组成的一个宏事件，一个事件只能发生在一个时间的连续统中，一旦用不同的时范畴语义管辖了不同的动词成分，整个结构的语义就会变得不合逻辑和不被接受。

即便用相同的时范畴语义管辖不同的动词成分，布依语的连动结构仍不被允许。例如：

(7) a. *te¹ŋɔn²liən²ʔju⁵tshe³³tsan²⁴kuət⁸tɕep⁷pai²ŋɔn²liən²ea³wei⁵tɕi⁵.

他 昨天 在 车站 举 块 牌 昨天 等 朋友
*他昨天在车站举着牌子昨天在等朋友。

b. *te¹pai²pan⁶ʔju⁵tshe³³tsan²⁴kuət⁸tɕep⁷pai²pai²pan⁶ea³wei⁵tɕi⁵.

他 刚才 在 车站 举 块 牌 刚才 等 朋友
*他刚才在车站举着牌子刚才在等朋友。

c. *te¹xa²ʔju⁵tshe³³tsan²⁴kuət⁸tɕep⁷pai²xa²ea³wei⁵tɕi⁵.

他 将 在 车站 举 块 牌 将 等 朋友
*他将在车站举着牌子将在等朋友。

我们专门对布依语母语人做了关于例句(7a)-(7c)的理解度测试,被试一致认为用于管辖V2的时间词 $\eta\alpha n^2 li\alpha n^2$ “昨天”、 $pa i^2 pa n^6$ “刚才”和 xa^2 “将”在句中多余且严重影响句义理解。这一现象进一步说明了布依语连动结构在语义上表达的是一个内部紧密结合的单一宏事件,组成宏事件的各个微事件只能共享同一个时范畴语义,对可能会造成多事件解读的多个时范畴语义(布依语用时间限定语表示),甚至是重复的同一个时范畴语义都有着强烈的“排斥反应”。

(二) 体范畴

“布依语动词的体范畴是通过动词加虚词的形式来实现的”(周国炎 2009),在对布依语连动结构的体范畴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了两可的情况,即结构内不同动词成分可以带不同的体助词(体标记),也可以共享同一个体助词。例如:

(8) $te^1 \eta dot^7 lau^3 \eta i\alpha^5 tu\alpha k^7 nin^2 ta\eta^2 ka n^6$. 他喝了酒正在睡觉。
他 喝 酒 完 睡觉 正在

(9) $te^1 pi^1 ni^4 kai^1 za:n^2 kau^5 \eta i\alpha^5 eu^4 za:n^2 mo^5$. 他今年卖了旧房买新房。
他 今年 卖 房子 旧 完 买 房子 新

例(8)是带不同体助词的连动结构,先后用了表完成的 $\eta i\alpha^5$ “完”和表进行的 $ta\eta^2 ka n^6$ “正在”,句内不同的体范畴语义分别管辖着各自邻近的动词,无法用某一个体范畴语义来管辖全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布依语连动结构在体范畴上是不共享的,这一点和连动结构的跨语言类型特征相悖。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布依语还存在一部分连动结构共享相同的体范畴,这里以完成体共享的情况为例,如例(9),该句使用表完成的体助词 $\eta i\alpha^5$ “完”来统辖 kai^1 “卖”和 eu^4 “买”两个动词,表示全句的完成体语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布依语连动结构在体范畴的共享问题上又是符合连动结构的类型特征的。

此外,体范畴在布依语连动结构中还存在一类特殊情况。例如:

(10) $ei\alpha u^{53} wa\eta^3 \epsilon u^4 \eta dai^4 \eta bau^1 xua^{24} \eta deu^1 eo^5 x\alpha\eta^3 zu k^8 te^1$. 小王买了一幅画放卧室里。
小王 买 得 张 画 一 放 卧室 他

(11) $lau^{42} xua\eta^3 \eta jai^3 pa i^1 k\alpha k^7 ko^1 fai^4 lau^4 te^1 \eta ja\eta^5 \eta jau^1$. 老黄走到大树底下蹲着。
老黄 走 去 根 棵 树 大 那 蹲

例(10)(11)反映的是连动结构只带一个体助词且该体助词在语义上只管辖一个动词的情况。具体来看,例(10)中 $eo^5 x\alpha\eta^3 zu k^8$ “放卧室”是一个惯常行为,体貌上和前一个动词 ϵu^4 “买”的完成体 ηdai^4 “得”大相径庭,不是 ηdai^4 “得”的体范畴语义所能覆盖的;而例(11)中第一个动词 $\eta jai^3 pa i^1$ “走到”在体范畴语义上只能是完成体,因而不能管辖第二个动词 $\eta ja\eta^5 \eta jau^1$ “蹲”。

(三) 极性赋值

对于极性赋值的问题,由于动词本身就自带肯定赋值,因此,布依语连动结构内部各连用动词若不另加否定副词修饰,都共享着肯定语义。例如:

(12) $te^1 \eta jo^1 eu\eta^5 xa^2 ka^3 te^1$. 他举枪要杀她。
他 举 枪 要 杀 她

(13) $te^1 \eta um^4 ta:p^8 su^1 \eta deu^1 xau^3 pa i^1 \eta dau^1 za:n^2$. 他抱一摞书进了门。
他 抱 摞 书 一 进 去 里 边 屋

当然也有共享否定语义的情况,只是相较于肯定语义,否定语义的表达只能借助否定副

词来实现。例如：

(14) te¹mi²kuun¹?iən¹mi²kuun¹lau³. 他不抽烟不喝酒。
他 不 吃 烟 不 喝 酒

(15) te¹mi²kuun¹mi²nin². 他不吃不睡。
他 不 吃 不 睡

此外，布依语还有一类特殊的连动结构，其在语义域上更倾向于用肯定和否定分别管辖 VP₁ 和 VP₂，进而形成“肯否联结句式”（高增霞 2005），此处称之为“肯否连动结构”。在这一类型中，VP₁ 是肯定结构，VP₂ 是否定结构，两个连用动词成分的极性赋值呈两极状态，不再共享同一极性赋值，VP₂ 多从反面补充说明 VP₁，起加强语义的作用。例如：

(16) ŋən²ni⁴ka⁶tuuk⁷pja³mi²tau³wuun¹. 今天只打雷不下雨。
今天 只 打 雷 不 下 雨

(17) te¹ka⁶?a⁴pa⁵mi²?o⁵jiŋ¹. 他只张嘴不出声。
他 只 张 嘴 不 出 声

例(16)中的 mi²tau³wuun¹“不下雨”从反面补充说明了 ka⁶tuuk⁷pja³“只打雷”这一事实，从而表现出说话者对“下雨”这一事件未能发生的失望；例(17)中的 mi²?o⁵jiŋ¹“不出声”同样是用否定的结构形式渲染说话者对“他”ka⁶?a⁴pa⁵“只张嘴”这一动作的惊讶，进而起到加强语义的作用。

四 布依语连动结构的论元

从跨语言的分析结果来看，论元共享是连动结构普遍存在的典型状况，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连动结构都有此类现象，也并不代表布依语连动结构就一定要论元共享。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布依语连动结构除了可以共享论元外，句中的连用动词还可以带有不同的论元。

先来看共享同一论元的情况，包括主语论元共享和宾语论元共享，其中主语共享是常态。例如：

(18) te¹?o⁵pai¹eu⁴taŋ²jiəŋ⁶. 他出去买东西。
他 出 去 买 东 西

(19) te¹coi¹tan³³ʃhe³³pjai³kwa⁵ma¹. 她推着自行车走过来。
她 推 单 车 走 过 来

例(18)(19)为主语论元共享型连动结构。在例句(18)中，?o⁵pai¹“出去”和 eu⁴taŋ²jiəŋ⁶“买东西”的主语都是句首的主语论元 te¹“他”，也就是说，?o⁵pai¹“出去”和 eu⁴taŋ²jiəŋ⁶“买东西”这两个动词在句中共享着同一个主语论元。

除了主语论元共享是连动结构的常态以外，布依语复句中的各组成分句也常常共享同一主语论元，倒是宾语论元的共享在复句中很受限制，同一宾语很少被多个分句共享，反复出现在相应的句法位置上才是常态。而在连动结构中，由于受到语言经济性原则的制约，当连用的几个动词的语义同时指向同一个宾语时，常以第一个动词后的直接宾语为核心宾语论元，第二个及其之后的动词往往和第一个动词共享同一个宾语论元，在句法成分上不再重复使用宾语。这种宾语论元的共享近乎于强制，句内连用的动词对同一宾语反复出现的现象十分排斥。我们认为宾语论元的共享更能体现布依语连动结构的句法特征。例如：

- (20) a. pau⁵sa:m¹teai²pai¹eu⁴pum³su¹ma¹eim¹. 老三想去买本书来看。
老三 想去买本书来看
- b. *pau⁵sa:m¹teai²pai¹eu⁴pum³su¹eim¹su¹. *老三想去买本书看书。
老三 想去买本书看书
- (21) a. ku¹kan⁴ziəŋ²po⁶ku¹pai¹tce⁴eu⁴pja¹kun¹. 我经常和父亲去集市买鱼吃。
我经常跟父我去集市买鱼吃
- b. *ku¹kan⁴ziəŋ²po⁶ku¹pai¹tce⁴eu⁴pja¹kun¹pja¹.
我经常跟父我去集市买鱼吃鱼
*我经常和父亲去集市买鱼吃鱼。

例(20a)中su¹“书”同时作动词eu⁴“买”和eim¹“看”的宾语。在句法上,su¹“书”仅出现在eu⁴“买”之后,与其组成动宾短语,不再出现在eim¹“看”之后。换句话说,动词eim¹“看”与eu⁴“买”共享宾语论元su¹“书”,且su¹“书”仅在句法位置上出现一次,如若重复出现,就会变成(20b)这样不合乎语法和不被接受的句子。同理,例(21a)的pja¹“鱼”作为eu⁴“买”和kun¹“吃”的共享宾语论元,出现且仅在句中出现一次。一旦重复出现在V2的宾语位置上,就会导致如例(21b)不合语法的句子。

需要说明的是,宾语共享虽然更能体现句法特征,但在布依语连动结构中,宾语论元共享并不是绝对的,结构内部几个连用动词成分带不同宾语的情况也很常见。例如:

- (22) te¹tca³xat⁷pai¹tce⁴eu⁴lau³eu⁴pjak⁷. 他上午去集市打酒买菜。
他 上午 去 集市 打酒 买菜
- (23) lau⁴²xuaj³¹xai¹eiə¹pai¹kui²⁴jaŋ³¹eu⁴dan¹zan². 老黄开车去贵阳买房。
老黄 开车 去 贵阳 买个 房

例(22)中动词eu⁴“买”和kuə⁶“做”分别各带宾语pjak⁷“菜”和xau⁴“饭”组成eu⁴pjak⁷“买菜”、kuə⁶xau⁴“做饭”两个连用的动宾短语,无须共享宾语论元;例(23)中eiə¹“车”、kui²⁴jaŋ³¹“贵阳”和zan²“房”分别作动词xai¹“开”、pai¹“去”和eu⁴“买”的宾语,也无共享现象出现,一旦出现宾语错位或共享,整个句子就会变得不被理解。

五 结 语

布依语中连动结构丰富,从结构形式上看,以两个动词连用的情况居多。按照语言类型学关于连动结构界定的框架,可将布依语连动结构分为对称型和不对称型两类。通过对布依语第一土语语言材料的考察分析,我们发现布依语连动结构的句法特征主要表现为单句性、语法范畴和论元3个方面。布依语连动结构在单句性上的表现和跨语言分析的结果一致,但在语法范畴和论元共享上却表现出些许差异。语法范畴方面,布依语连动结构对时范畴语义的单一性限制显著,结构内部能且只能共享同一个时范畴语义,而对体范畴和极性赋值的单一性限制就显得开放得多,结构内部可以共享同一个体助词或极性赋值,也可以带不同的体助词或极性赋值;论元方面,布依语连动结构呈现出两可的情况,主语论元共享是常态且在句法上具有强制性,宾语论元共享虽然更能体现布依语连动结构的特质,但在句法上的要求却相对宽松,结构内部连用的动词成分可以共享同一个宾语论元,也可以分别带有不同的宾语。

参考文献

- [1] 高增霞. 2005. 《现代汉语肯否连动句式考察》, 《学术探索》第5期.
- [2] 胡素华、李雪巧. 2020. 《类型学视野下大理白语的连动结构》, 《当代语言学》第3期.
- [3] 周国炎. 2009. 《布依语完成体及其体助词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
- [4] 周国炎、朱德康. 2015. 《布依语连动式研究》, 《民族语文》第4期.
- [5]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6.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Alexandra Y. Aikhenvald & Robert M. W. Dixon (ed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pp.1-6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 Bisang, Walter. 2009.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3(3): 792-814.
- [7] Comrie, Bernard. 1995. Serial verbs in Haruai (Papua New Guinea) and thei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In Janine Bouscaren, Jean-Jacques Franckel, & Stéphane Robert (eds.), *Langues et langage: Problèmes et raisonnement en linguistique: Mélanges offerts à Antoine Culioli*, pp. 25-37. Pari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resses.
- [8] Durie, Mark. 1997.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verb serialization. In Alex Alina, Joan Bresnan, & Peter Sells (eds.) *Complex Predicates*, pp. 289-355. Stanford, CA: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Publications.
- [9] Haspelmath, Martin. 2016.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concept and cross-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291-319.

Syntactic Features of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the Bouyei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Typology

ZHU Dekang

[Abstract]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the Bouyei languag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e symmetric ones and the asymmetric ones.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the Bouyei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re manifested mainly in three aspects: monoclausality,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arguments. Specifically, the restraint on monoclausality is quite strict; in terms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e serial verbs have to share a single temporal domain while it is quite flexible as to restrictions on the aspect category and polarity assignment; in terms of the arguments, subject-sharing is normal and mandatory while object-sharing is noncompulsory.

[Keywords] Bouyei languag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syntactic feature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